

吕新作品系列



吕新
著

我理解的青苔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SHANXI PUBLISHING & ART PRESS GROUP



我理解的青苔

吕新／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太原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理解的青苔 / 吕新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1

(吕新作品系列)

ISBN 978-7-5378-5387-3

I. ①我… II. ①吕…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66688号

书名: 我理解的青苔

著者: 吕新

策划: 续小强

责任编辑: 马峻

项目统筹: 马峻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印装监制: 巩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mm×1240mm 1/32 字数: 173千字

印张: 8 版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387-3

定价: 38.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目 录

001	南方旧梦
056	我理解的青苔
147	阴谋
195	王家峪
245	编后记

南方旧梦

起义者在一个夏日的拂晓时分占领了河对岸那座烟雨迷茫的瓷器城。其时，守城的将军带着眷属及其部分随从早已逃之夭夭，留下了满街破碎的陶片。

码头上和火车站前的广场上一片废墟，到处都挤满了逃亡的人潮。昔日的一些在风中舞动过的旗帜都卷曲在泥泞的地上，深浅不一的马蹄声从上面纷纷越过。商人们的手里提着苦心经营了多年的皮箱，仓皇如鱼地穿过黎明时的广场，穿过由儿童和妇女组成的一道道人墙，逃亡在阴雨连绵的季节里。

从码头上望去，雨中的石级重重叠叠，正在重复增加。瓷器城青砖的城门高高在上，城头上的野草遮住了昔日的垛口。

城内的街角处，一部分奉命执勤的士兵荷枪实弹，冒着黎明中蒙蒙的细雨，在阴晦的紫红色的天空下面徘徊，观望。瓷器城古老的市井格局和水乡特征使那些来自北部山区的士兵们都大为惊讶，并由此对这个潮湿而陈旧的地方萌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一些临街的高而窄的窗户上悬挂着众多的陶瓷面具和坚实耐久的古玩，城中的某些局部的地方让人想起旧式器皿上的那种光泽黯淡、意境玄妙的手工彩绘。

天空放亮以后。司令部的卫队开到了街上，执勤官操着浓重的太行方言，士兵们的脚下踏着满街零碎的陶片、玻璃和衣物，他们看见初现的朝霞使这座昔日的阴晦而年久的瓷器城蒙上了一种神话的色彩和意义。

一

几十年前的一个骨质疏松的夜晚，我的朋友梁邦在他的那间有着淡蓝色墙壁的厢房里去世了。梁邦永远地闭上了他的那双苍白的眼睛，因此，最初的一些情形已无法再现。

那天夜里，他喂养多年的那只画眉早早地睡着了，他的妻子夏淑云正倚在窗前读一本“新月社”的旧杂志。月光从对面拱形的屋脊上照进来的时候，有一只手正揽在她的腰间。那只手的指甲与她的开司米毛衣有着同样的一种颜色。夏淑云怀念昔日的旗袍和手镯，她总是频繁地日复一日地梦见《蝴蝶》开头的第一章和子夜时分的狐步舞。

梁邦去世后，有好多年我没有她的消息。曾听说她一直孀居在家，足不出户，每天只靠读书与睡觉打发时光。又听说她委身于一位声名显赫的将军，已更名为费丽夫人。这一准是那位将军的主意。

有一天她忽然打电话给我，电话里传来她冰凉如水的声音。她说，给我说说南方吧，讲讲那里的事情，我现在厌倦了任何的书籍。

那个天气阴晦的午后，我见到了她——费丽夫人，她已不再是昔日的那个夏淑云了。她的隐现在一身黑纱裙里的肢体依然苗条漂亮。她与我说话的时候，手里一直摆弄着一块青色的

陶片。后来，又换了一块黑色的。

她说这是她的习惯。

我记得以前的那些年，她从来没有过这种习惯。

晚些时候，她告诉了我很多事情。

她说几年前被囚禁于南方监狱里的那个刀条脸的人是梁邦的祖父。同室中的另一名囚犯刘文治在几年之后的一个黄昏里，曾经独自去造访过一个女人。刘文治始终清晰无比地铭记着那一带的地形和四周房屋以及树木的格局，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附近有一座鸭蛋形的山岗，岗上是沉静的红色的沙子。时隔一年之后，当刘文治再次路经那里时，他发现眼前的一切已面目全非了。他现在看到的是一片摇曳着众多芦苇的水，水边有一位放鸭子的老太太。一年前的那些房屋和山墙，还有那座山岗上的红色沙子全都不见了。那一瞬间，刘文治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做了一个为时一年的梦。梦醒之后，他站在水边，看着那位满脸皱纹的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他询问老太太，询问一年前的那些房屋和那些红色的沙子。他询问老太太的来历，他说他记得这一带当时只有一条细细的水沟，水沟里除了青蛙，再什么都没有了。他还记得水沟的后面有一些窄窄的房子，当他望着那些房子的高高的尖顶时，有人告诉他说那是一些骨牌制造者们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每到深夜，便听到从那些房子里传出阵阵笑声和哗啦哗啦的洗牌的声音。

老太太心平气和地望着水面，望着那一群状如岛屿的鸭子。老太太告诉他说，她在水边生活了七十年了，从小到大一直在这里放鸭子，有时也去湖心里采一些红菱或莲子。老太太让他看看水边的那些低矮古老的木头屋子，木屋的里外都显示出一种颠扑不破的岁月的痕迹和标志。

一年前。那位清瘦如梅花的女人正在她的床上用一副扑克牌算命，她的丈夫原来是一名武官，但酷爱表演艺术，曾多次为濒临灭绝的“绿岛剧社”四处奔走，筹集款子。几年后，他患猩红热离开了军队。他的印章用蓝绿两种颜色的玉石构成，制造者就是那个“绿岛剧社”里的一名盲人琴师。琴师的妹妹是一个评弹艺人，一生怀抱一只琵琶浪迹于江南城乡。她的一位师姐为一名旅长生下一个男孩，不久之后，便削发为尼了，隐身于狼山之中的清风庵。其时，驻扎在盆地边缘的一支杂牌军发生了哗变，旅长青云直上。

那个白皙斯文的会弹钢琴的小男孩后来成了一名忠于职守的典狱长，终日衔着一支粗粗的雪茄，在高城与天空之间的那种距离中踱来踱去。有一年春天，一位珠光宝气、徐娘半老的妇人前来看他，那妇人言说是他的姑母，以前的那些年一直居住在海边的一座花园里。那天夜里，他看见姑母的两条雪白的腿，但皮肉十分松弛，这使他感到眼前的气候非常恶劣。他想起了狱中的一名丹凤眼的女犯，女犯的父亲在很多年以前曾经是一家花店的老板，那种温馨的情调和芬芳的岁月造就了他们一生的性情和趣味。当时，那个花店里有三名兢兢业业的来自乡下的伙计，其中的一位名叫金杏甫，十八九岁。另两名，一个在二十四岁那一年里死于非命。另一位告老还乡后在一个湖边以看守磨坊和船只为业，生前再不愿意看到一枝花。金杏甫在一个夏天的雨夜里为一家公馆送花出来后，看见路边停着一辆黑色的小汽车，一个穿大衣的男人将一个女人从汽车里拖出来后，扔给了那女人一只皮箱。雨雾使金杏甫无法看清那个男人的脸，只看见那女人的高跟鞋掉了一只，只看见那男人穿着一件灰色的麦尔登呢大衣，戴一顶爱尔兰式的圆礼帽。这以

后，那辆汽车便亮着灯消失在雨夜里了。

金杏甫与那个不肯告诉他年龄的女人依靠着那只雨夜里的皮箱，一起生活了五六年。那女人的臀部有一片树叶状的黑底，这种标志深深地刺激了他的某种神经和意识，以至于使他对那个符号终生难忘。

他们当时的邻居是一个精于茶道的老头，有七十岁了，但依然红光满面，虎背熊腰。老头的屋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化妆品，还有上千张唱片，只在他的卧室里有一盆苍翠的剑兰。那老头平时很少出门，每天都有“望江亭”的两个十四五岁的小伙计挑着一日三餐和茶酒点心准时送来。

四月临近结束的一天，老头的一个侄子因公曾路经这里，他是一位桥梁设计师，他神色匆匆，他此行的任务重大而神秘，不久前的一天夜里，一位工兵专家炸毁了他几年前精心设计的一座江上大桥。

他的太太参与一个教育基金会的一些虚拟性的事务活动。某一天夜里，另一位绅士太太邀她去打牌。在牌桌上，她见到了刚从国外回来的大少爷——一个年轻英俊的欧洲博士。大少爷将自己从红海之滨带回来的一些图片呈现在她们的牌局中，这使得所有在场的太太们都大为惊讶，并从此滋生了某种模糊的对往昔岁月的恶嫌意识。那天夜里，开车的阿黄送法院院长的太太回家的途中，不时地从汽车的玻璃上望见前面的路上有一根一米左右的圆柱体的东西摇来晃去，如同飘荡在水上。他听说这一带以前曾经是一片风声鹤唳的旷野，行人至此常常迷失方向，不辨东西、最终都去向不明。很久以前的一位无神论者的儒生在这一带迷路后，正值一个漆黑的夜晚，四野无人。儒生后来走进一座庙中决定向出没在庙中的鬼怪打听道路时，

鬼们都已熟睡，没有一个理他。儒生望见神像前的香案上有几枝星星点点的香火，微弱而暗淡，不足与谋。

那位儒生流传于后世的只有几十首诗词，还有一部被称之为“淫书”的《樱桃道人》。其中的一首诗被人书写在“望江亭”酒楼的一面粉墙上。几年后，新主人改换门庭时，那面粉墙也被一同推倒了。

他们在那堆废墟中发现了一些陶瓷的碎片和一只青铜的战马，马背上的武士弯弓搭箭，一只眼睛已经瞎了，另一只凝视着某一件事物。有人曾设想了那种事物的轮廓背景和一些局部现象，其性质都是幻想的、在最大限度的颜色范围内，一面深色的镜子，一个三角形的平面，都足以重现最初的那种特征，都足以使一个时代的一切触角全部毁坏。

几年后，有人做了一个试验。开始的时候，他设想的方法比较简单，他把一个日常里极为熟悉的字写到一面墙上，经过了一些时间的流逝之后，他看到在那个孤单的字的周围突然增加了许多的出人意料的东西。就是那些虚实不定的事物，使他认识到思想原来是消瘦的，就像山羊的面孔，但同时又像泡沫和因子一样在不断地徒劳无益地繁殖和增多。这件事给他留下了一种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后来的一天，他把自己的妻子或妹妹的一张肖像挂到了那面墙上（周围什么也没有），几年之后，他发现那张肖像变得非常陌生，当他盯着她们的面部或身体的时候，他发现他已完全不认识她们了。更为难堪的是，连平日里使他和她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亲密着的那种语言和行为方式也全都没有了。这种事实的真相令他吃惊而惶惶不安。他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欺骗自己，他宁愿相信那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个梦，一个非人的梦。他总说，我做了那样的一个梦，一个带有

触角和尾巴的、不近情理的无情无义的梦。

这个做试验的人就是刘文治。

整整一个下午。我在她的冗长的叙述中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此行的目的，她好像也同样忘记了她想听到的南方故事。她的近乎透明的四肢呈现在我的面前，我闻到了一个中年女人特有的那种气息。

傍晚的时候，天上下起了雨。附近一带的山路上浮动着一丝微弱的红晕。我出来后，看见一个面孔红润的人正向那些古老的房屋之间跑去。

二

天空如此泥泞。

那个人的脚步声擦着刘文治的耳朵从他的脸前走过时，刘文治感到一阵夹带着血腥气息的风横穿草丛而来。腥风弄脏了刘文治的目光，脸前的草棵子东倒西歪地摇晃起来。刘文治看见眼前的那只棕黄色皮靴上缀有三个生锈了的小铁环，铁环随着那个人犹疑不决的步伐一起一落。马靴不断地将草地上的泥水踩响，纷乱的草枝和藤条使那个人的行进变得困难重重、脚步声烦躁不安。

刘文治那天始终没有看见那个人的脸。诡秘的身份和不良的品行使他将自己的头一直深深地埋在草丛里，并将一张脸紧贴在泥泞潮湿的土地上。他只在冥冥之中感到穿棕黄色皮靴的这个人的面孔比较红润，胡须短而密集，有一双灰色的眼睛。

地上的泥水这时散发着一股生菜的气息，这使他仿佛在千里之外的异乡目睹了那久已远逝的童年岁月。黏稠而无形的浓

雾从河对岸的浅滩上飘移过来，大雾中刘文治听到了几声沉闷嘶哑的汽笛声。

浓雾遮去了那双棕黄色的马靴，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附属的东西。

月亮从后面照过来的时候，刘文治看见自己的影子像一株开花的植物。与此同时，他看见那几个身穿皮大衣的军官正站在不远处的一座鸭蛋形的山岗上相互轻轻地交谈，其中有一个矮个子的人还在不停地打着某种含义不明的手势。他们的谈话使得一部分方言和术语在潮湿的夜风中向四处飘去，流散在河边和更远一些的树林子里。刘文治听不懂那些地方色彩浓烈的语言，包括那类方言的声调和包含在内部的和浮在表面上的内容，他只感到他们的种种表情和状态像一种难以逾越的障碍物——一些深狭的壕沟或冗长的无边无际的瓦砾之地——一样阻止着日后的行程，使得一切都困难重重。他甚至还设想自己可能会在某一天的午后或傍晚时分丧生于某一个水塘或一处浅浅的竹林之中，他的尸体将会被一个早起的农妇或野叟最先发现，也可能被一群夜游的野狗所围困。他用手抹了一下自己的湿漉漉的脸，他的一只耳朵被浓浓的草汁染成了绿色。远处灰蓝色的河面上涌动着一种虚无缥缈、柔若无骨的白雾，部分尖利的檐角漆黑如铁。河两岸的一些村庄里不时地传来几只狗的叫声，声音里仿佛正在撕咬着一件什么东西。

天亮之时，刘文治神色恍惚地来到了一个名叫竹罗的镇上。在此之前的一段昏暗无声的时光里，他一个人蹲在一条只有渡船没有人影的河边认真地洗干净了脸上的血污和手的一部分残骸。河水低吟着荡过他的皮肤和骨头，黎明时的这种片甲不留的洗涤使他不知不觉地忘掉了一些事情，包括最初的种

种起因和几个过程。当他后来从河边站起来以后，他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接下来，他看见精巧而破落的竹罗镇在露水和晨雾中慢慢涌动起来。

在一座古旧的石桥上，有两个挑着蔬菜的佃农模样的人正在歇息，一老一小，像是父子俩，刘文治从他们的面前经过时，那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一直都在很注意地看着他。那孩子的目光像一种牙齿坚利的小动物，刘文治在行走的过程中感到自己的小腿上的衣物和皮肉都被那种尖利的牙齿紧紧地咬住了，他感到腿部很疼，仿佛正在嘀嘀嗒嗒地淌血。

他出去没多远，刘文治就听见身后的那个孩子对那个老人说：

这个人很像是刘文治。

谁是刘文治？老人说。

就是下河湾的那个刘文治，开茶馆的那个，又会剃头，又会算命。那孩子说。

还说你眼尖呢，那个刘文治是个跛子，这个人的两条腿好好的。

我也是觉得奇怪，刘文治的腿怎么会不拐了呢？要不然，我早就叫住他，我让他给你算一命。那孩子说。

在这地方，他大概不会跟我们多要钱，没准还能白给你算一命。孩子说。

老人对孩子说，你别操闲心了，等会儿到了镇上卖菜的时候，你多长个心眼就行了。我这个年纪的人算不算都一样，反正离死不远了，好命歹命都有一死。

孩子说，得，又来了，成天总是死呀活啊的，就不能说点

儿别的。你把菜卖完后给我两个铜子儿，让我今晚去镇上的书场里听一回《小五义》。再过两天，说书的人一走了，想听也听不成了。

老人说，不行。

孩子说，我就要两个，只要两个，您就是给我三个，我也绝不会要。我用一个铜子儿听书，用另一个铜子儿买花生。我保证我不把花生都吃光。我只吃一半，另一半拿回来孝敬您。我敢说您一定没吃过那样好的花生。

那孩子说话的时候，一直还在注意着渐渐走向镇子里的刘文治。刘文治也感觉到了，他的躯体有一种被砍伐被肢解后的痛苦，背影正在早晨潮湿的空气里熊熊燃烧。他知道那个孩子一直都在望着他，那种清澈的视线如一头幼兽在追逐着他的影子。

刘文治走进竹罗镇狭窄的街道和破旧的房屋中间，青麻石的街上走着许多挑担子的人。狭窄的街道两边排列着众多低矮幽暗的店铺和手工作坊、木工坊、竹器店、茶馆、货栈、药铺、寿衣店。刘文治走在一些屋檐下的时候，闻到了一种熟悉的烹煮青刀鱼的气息。他似乎被青刀鱼的那种气息渐渐地向老家的岁月里拖去，他感到自己有些力不从心。他看见一家当铺的门前围着一团乱哄哄的闲人，有两个人正在那里吵骂。其中的一个人裸着上身，脚下穿着一双破烂的草鞋。那个人古铜色的脊梁上泛着一层微微的绿意，如一件青铜时期的物品。那一群神色各异的人站在当铺黑色的铺面下，仿佛一出皮影戏的故事。刘文治混在人群里，他感到自己像一片满街飞舞着的枯叶。镇上的树顶、屋顶和塔尖都阴沉沉的，上面的天空亮一片，暗一片，斑驳而迷离。他在一个狭窄的点心铺里要了几只

馄饨，一个人坐在门口淡而无味地吃着。铺子里的伙计问他要不要加胡椒。他看见一对手捧鲜花的男女慢慢地从街上走过，那个穿旗袍的女人很像他少年时代的一位女朋友，她的腰被身边的那个男人挽着，走起来如同漂浮在水面上一样。当刘文治后来追至门外时，那两个人早已不见了。他只隐隐地看见有一辆黄包车正在向远处驶去。在他观望的时候，一个年迈的行乞者颤颤巍巍地走进了他的视线之中，他望见了一颗白发苍苍的头，一身褴褛的衣服如一条条松散而恐怖的锁链。

转过了一个摆满了紫砂壶的街角以后，他看见那个卖菜的孩子守着两挑子菜茫然地坐在一家杂货店的前面。那个老头不知哪里去了，那孩子的一双眼睛在街上瞧来瞧去。孩子的左边是一个卖旧货的老妇人，守着一堆灰暗的散发着霉味和各种怪味的旧式东西，那些东西大小不等，品种古怪。最长的是一支古代作战时使用的长矛，银色的枪头，最小的是一些各种形状和颜色的玉坠子和石像。

刘文治把两个铜子儿摊开在那孩子的眼前，对他说道，给你两个铜子儿，今儿晚上听书去吧。

那孩子瞪着两只眼睛望着他，孩子说，先生，您想让我替您做什么事呢，我这会儿可腾不出手，伯父不让我离开。

他说，我没有什么事情让你干。我自己还是个闲人呢，我就是想让你今儿晚上去书场里听《小五义》。

那孩子对他说，先生，您长得真像刘文治，就是下河沟的那个刘拐子。

我敢说您肯定不是刘文治。孩子说。

他说，跟你一起来的那个人是你伯父，我还以为是你爹呢？

孩子说，瞧您说的，我哪会有爹，我爹要是还活着的话，我想要几个铜子，他会痛痛快快地给我几个。

他说，你爹死了？

孩子点点头，说，我跟伯父伯母一家过，我伯母可凶了，我敢说像您这样的人见了她，也不能不怕她。

刘文治这时发现在不远处有两个穿黑衣服的人正向他这边眺望，他感到那两个人似曾相识，其个的一个红润面孔的人更令他触目惊心，久久难以忘怀。

三

现在，十九世纪以前的浪漫主义情调依然如故地影响着整个花园。

这一年是辛丑年。

处于明媚阳光下的这座欧式花园，以意大利风景画为蓝本，在园境组合上追求一种纯一完美的画中之境。花园内摒弃了一切由人工修剪过的几何形花卉图案，并改变了以往用建筑来充当园林主角的方法，而只铺设大片起伏不断的草坪和自然生长的野花异卉，并在草坪的四周配置了无数高矮大小不一的各种树木。在那种沁人的郁郁葱葱的梦幻情调里，一些小型的姿态万般的建筑便点缀在其中，忽隐忽现，形成了一种浑然天成的效果。

花园中的水池，也突破了过去古典主义的那种规则和格局，其表现形式采取开沟引河的形式。使明亮的水道曲折蜿蜒地在花园中穿行——消失——再现，达到了一种用少量的水流制造出大江大河的幻觉，令人流连忘返，恍若隔世，

恍若再生。

花园的四周没有围墙，只有一道干涸的壕沟，壕沟的出现，分割了园界，又丰富了花园的空间，使园内外的景物互为一体，互为欣赏和注视的对象。

这一年以前的那些岁月里，这个花园以植物造境为主导，园中建筑的比例极少。花园内不强调轴线，没有直路，布局不对称，取消了几何形的花圃。树木成丛、成片，三三两两，疏密有致。园内的小道斗折蛇形地伸向远处的乔木林中。湖岸、河道柔和的曲线与四周的灌木交相呼应，湖水中的莲花迎风摇曳，岸边是中国式的假山和山洞。

景象层层推进。那些倒映在湖面上的漂浮不定的云层，表现着这一地区瞬息万变的自然景象和天气，以及风向。

后来的一年里，这座花园的主人陆文龙将军的儿子——二少爷陆苇从欧洲度假归来，他按照英国建筑家、造园家布朗的“园宜入画”的论点，将这座花园改成了一座典型的英国式的风景园林。

在这一年的这个季节里，费丽夫人正蜷伏在园内的一张白色的椅子上，躲避着从天空里洒下来的明媚阳光。医生戴堤昨天来出诊时，又一次对费丽夫人讲了阳光对人体的种种作用和意义，对她这种病来说，阳光将胜过那一张张的药方。戴堤医生是一位稳健精明，温文尔雅的大夫，早期曾受过严格而崇高的训练。费丽夫人那时对他温柔地笑过。在她认识的人当中，也许只有戴堤医生的话是最能使她无条件地接受的。早餐过后，她便来到了园中，虽然她生平不喜欢一切光亮的东西。但还是将自己无条件地暴露在阳光下。

她身旁的一张石桌上摊开着一本书，园中的阳光这时便照